

卡夫卡研究

曾艳兵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K835.215.6
K033.3

卡夫卡研究

曾艳兵 著

K835.215.6
K033.3

商務印書館

2009·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研究/曾艳兵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7-100-06425-5

I. 卡… II. 曾… III. 卡夫卡, F. (1883~1924)—人物研究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087 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卡 夫 卡 研 究

曾艳兵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6425 - 5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4

定价: 55.00 元

序 一

叶 廷 芳

近 80 年来,中国读者对卡夫卡的接受心理经历了一个“S”形的过程。早在 1930 年,当中国对西方文化还是相对开放的年代,卡夫卡经赵景深的介绍,首次以“卡夫加”的译名与中国读者见面。当然,由于当时的卡夫卡在国外的影响还不大,国内也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一空谷足音一直持续了 30 余年!其间只有个别零星的呼应。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卡夫卡和一批其他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初次被介绍到我国,却是以“颓废派”的身份和“反面教材”的名义获得“签证”的。直到 70 年代末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国策,像我和李文俊这一代当时的中年人,感到有责任给卡夫卡这样一些所谓“颓废派”作家正名。

但这一工作的推行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思想解放很难一步到位,另一方面大的禁区虽然没有了,小的禁区却依然存在。比如当时官方的口径是:对现代派作家艺术上可以借鉴……言下之意是思想上必须划清界限,特别是卡夫卡作品所涉及的存在主义、异化等内容。因此我当时的策略是:先从审美分析入手,从卡夫卡的作品看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关于思想内容则主要采用国外学术界的分析和评论,为此编了一部论文集《论卡夫卡》,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学者来了解和研究卡夫卡。这一阶段,即卡夫卡以正面形象“亮相”阶段,有几位从事英语文学工作的朋友也参加了,起了积极作用,除李文俊外,还有钱满素和汤永宽等。可惜一等局面打开,他们就基本“退隐”,专心于英语文学的本职工作了。

90 年代以来,我的卡夫卡研究除了继续在美学上进行探索外,比

2 卡夫卡研究

较关注卡夫卡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同时，致力于系统编纂并组织翻译卡夫卡的全集和一些分门别类的集子，如《卡夫卡散文选》、《卡夫卡随笔集》、《卡夫卡文学书简》、《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卡夫卡传》（勃罗德）等。然而，由于本人兴趣较广，关注的领域较宽，因而不能全力以赴于卡夫卡研究，而德语同行中除了个别老年人如谢莹莹外，中青年几乎没有人投入较大力量于卡夫卡研究，而国外的卡夫卡研究却依然方兴未艾，资料汗牛充栋。这使我不免焦急。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队伍中一支通过英语研究卡夫卡的力量如异军突起，相当活跃。其中较有实力的是“山东军”：一个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胡志明，一个就是本书作者、青岛大学的曾艳兵（近年来主要执教于天津师范大学）。

中国内地的卡夫卡研究起步很晚，加上改革开放头 15 年的政治形势时有波动，对外交流也不够活跃，资料来源也缺乏畅通的渠道。这些因素都构成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客观环境的限制，这也注定了这一阶段卡夫卡研究不可能全面而深入。但 90 年代末，当曾艳兵这新一代中年人崛起的时候，学术环境宽松多了，物质条件包括经费来源和资料来源也明显改善，这使新一代学人有可能在深度上超越我们，体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物发展规律，尽管曾艳兵与胡志明一样，不懂卡夫卡所使用的德语，但这不会影响他们在大的方面取得成功。因为他们掌握英语，而英语界的卡夫卡研究队伍并不比德语界的小，英语中有关卡夫卡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因此我早就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只要懂英语，照样能研究卡夫卡。读了曾艳兵这部《卡夫卡研究》的手稿后，我更有信心这么说。

《卡夫卡研究》是试图全面介绍和解读卡夫卡的一部专著，是当前我国卡夫卡研究的一个进展，或者说一次深入，它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不少空白。全书分上、中、下三个部分论述。第一部分即“上编”主要分析卡夫卡及其与家庭、民族、宗教以及国家的关系，是研究卡夫卡的出发点。这一部分的主要贡献我认为是关于卡夫卡与犹太民族、犹

太教和犹太文化的论述,这对卡夫卡研究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常说卡夫卡思想的复杂性、神秘性等等,多半都与他的犹太身份以及犹太教、犹太文化的深奥性分不开。所以西方包括英语世界早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著述。我手头有一部厚厚的德文版《卡夫卡与犹太精神》一书就是从英文译过来的。但我本人和其他德语同行都还没有在这方面深入研究过。因此,《卡夫卡研究》的这方面内容相信会引起读者兴趣的。

“中编”是关于卡夫卡的作品分析,着重剖析了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其中《诉讼》(一译《审判》)和《失踪者》(一译《美国》)过去的研究都未曾深入。曾艳兵则从多种角度对它们加以分析,是比较中肯的。比如,《诉讼》这个译名,过去曾艳兵和其他所有的英语学者都译为《审判》,从英文和德文的词义上看都不能算错。但德文 *Der Prozess* 这个词除了“审判”还有“诉讼”和“过程”的意思。审判是一个案件的结果,诉讼则是案件的过程。而卡夫卡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涉及的都不只是一个事件本身,而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境况。这是个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命题。用存在主义哲学的语言来描绘,人类的现实生活是“粘兹”的,是令人“恶心”的(这是萨特两部作品的题目)。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朝着这一指向:人的生存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或曰诉讼。因此德文界的学者经过反复斟酌和商讨,认为译为《诉讼》更符合卡夫卡创作的精义。曾艳兵经过自己的研究后来也认同了这一译法,表明他对卡夫卡作品的深层意蕴是颇有领悟的。“中编”中对好些卡夫卡短篇小说的阐述都是对卡夫卡作品研究的新开掘,如《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这样一些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以及对《塞壬的沉默》、《城徽》等这样一些“超短篇”给予关注也是很有意义的。

“下编”是“比较研究”,这部分内容相当丰富,也颇有意义。卡夫卡作为现代大家当然不是天外来客,他的特异的思维方式和新颖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说到底都是这个时代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就与那些给这个时代打上深刻烙印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影响分不开。

4 卡夫卡研究

《卡夫卡研究》的下编写到的与卡夫卡有关的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诸如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宣布“一切价值重估”的大哲学家尼采、打开人类“潜意识”大门的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弗洛伊德、以挖掘人的灵魂之深著称的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些人除了弗洛伊德卡夫卡与之若即若离外,其他都是卡夫卡为之激动过的人物。从这些人物身上读者很容易测出卡夫卡思想和创作的精神血液。

除了横向比较之外,《卡夫卡研究》的作者还从纵的方面追溯卡夫卡的精神文化渊源,这就是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古代哲学的迷狂。虽然这方面内容,包括刚才提到的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等人的关系,国外都不乏有人写过,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但曾艳兵自然有他的优势:他的夫人陈秋红就是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较深造诣,夫妇俩曾经合写过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论文。曾艳兵还以此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无怪乎作者在写这一章时得心应手,无论资料的引用,还是古文的今译,都驾轻就熟,以至使这一章成为全书的亮点,读者也因此一下拉近了与卡夫卡的距离。

当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这种关系也不全是出于他的个人因素。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中国文化就倍感兴趣。你看歌德偶然看到中国的几本三四流的小说,竟然激起对中国那么大的兴趣;伏尔泰甚至还把中国的戏曲《赵氏孤儿》改编成话剧……可以说,18世纪的欧洲刮过好大一阵“中国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后,许多文学、艺术革新家们都把东方首先是中国文化当做灵感的来源,仅以德语文学为例:布莱希特、黑塞、德布林、卡奈蒂等都对中国的文学或文化津津乐道,卡夫卡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当然,不同地域与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是双向的,近代以来,中国也从国外,首先是从西方文学或文化中吸收了大量有益的东西。难怪经常有人从卡夫卡想到了鲁迅,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类可比性的作家以及某些文学现象相信会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

如前所述,《卡夫卡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内容较丰富,把我国大陆的卡夫卡研究推进了一步。但从技术层面看,不免有些庞杂。作者似乎尽量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放进去,对作品选择的均衡性就显得不足。其次是自己的创见还显得不够突出。再一点是某些论述的严谨性还有待于加强。但作者是个富有进取精神的学者,相信他在今后的努力中,各方面都会更加成熟和完美。

2008 年孟秋

序 二

刘 象 愚

治西方文学史的人大都可能会注意到,大凡大师级的人物一般在英语中都会出现一个与其名字相关联的形容词,譬如,与 Shakespeare 相关,有 Shakespearean,与 Dante 相关,有 Dantean,与 Cervantes 相关,有 Cervantic,与 Goethe 相关,有 Goethean,与 Balzac 相关,有 Balzacian,与 Dostoevsky 相关,有 Dostoevskian,与 Joyce 相关,有 Joycean,与 Kafka 相关,有 Kafkan, Kafkian 或 kafkaesque 等等。其实,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情形都是如此,但凡那些“各领风骚数百年”,甚至具有千年以上影响力的大思想家,都有与自己名字相关的形容词,例如, Freud 有 Freudian, Marx 有 Marxian, Nietzsche 有 Nietzschean, Aristotle 有 Aristotlean 等。这些形容词都是按照构词法在人名上加后缀或稍作改变造出来的,表示与某个人物或者他的著作、思想相关的事物、情景等。这样说来,任何一位西方文人作者都可以造出与自己名字相关的形容词了,不错,的确如此,但问题是,真正能够为社会与学界广泛接受,乃至进入辞书的却寥寥无几。而一旦被人们认可或进入辞书并流行开来,这些形容词所修饰或限定的就是与这些人物相关的“舍我其谁”的极其独特的东西,因此,这类形容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了某一思想家或作家的独特性、经典性乃至不朽性。上面列举的与这些大家相关的形容词已经进入权威的《牛津大辞典》,这些大师都超越了他们各自所处的时空,他们不仅属于他们的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不仅属于他们的国度,而且属于整个世界。

卡夫卡正是这样的一位,作为 20 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个大家,尽管

他所处的时代离我们不过一个世纪之遥,但我敢谦卑地预言,他与乔伊斯、艾略特、普鲁斯特等人必将与上述经典作家同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永恒的一席。不仅如此,卡夫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之处值得提出,那就是与他的名字相关的形容词不仅有 Kafkan 或 Kafukian,还有 Kafkaesque。在人名上加后缀 esque 是近数十年来出现的现象,且相当罕见,据我管见,仅有 Kafkaesque 和与 Hemingway 相关的 Hemingwayesque 等极少量的这类术语进入辞书与互联网搜索引擎。后缀 esque 源自中古拉丁语,意指风格、个性等方面的特征,比仅指“归属”的后缀 an 蕴含更丰富。如果说, Kafkan 或 Kafkian 表示“属于 Kafka 的”或“与 Kafka 或其作品相关的”意思的话, Kafkaesque 就表示在上述意思之外,在思想观念、主题、人物、情景、文体诸方面类似 Kafka 的独特风格。

搜索此刻(2008年6月30日下午6时50分)的 Google 引擎,可以发现关于 Kafkaesque 的条目 241 000 条,这个数字比与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相关的 Dantesque 多近 10 万条,是与美国大作家海明威相关的 Hemingwayesque 的 16 倍。当然,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但它毕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时人对卡夫卡戛戛独造的那种精神品格的推重。

那么,卡夫卡的独创性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卡夫卡创作的内容独一无二。他写荒诞、扭曲的人事往往臻于极致:有一个人应聘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前去报到,城堡就在村子上面,可这个城堡却可望而不可即。他用尽平生之力周旋,却始终不能如愿,最终只能孤独地死去(《城堡》)。一个乡下人来到据说是专为他而开的法的门前,请求门警让他进去,可无论他如何苦苦哀求,那门警就是不答应。他只能年复一年地哀求、等待,直到老死在法的门前(《在法的门前》)。一个名叫约瑟夫·K 的男子一天早晨突然莫名其妙地被捕,经过一年漫长、复杂的诉讼,却始终弄不清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最终被稀里糊涂地处死(《诉讼》)。一个叫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旅行推销

8 卡夫卡研究

员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于是在家人的惊恐、无奈以致厌恶中悄然死去(《变形记》)。一位艺术家将绝食作为艺术表演的内容与方式,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表演者深感自豪,观者见怪不怪,这位艺术家经过旷日持久的绝食表演,终于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饥饿艺术家》)。这些故事描述的人间怪诞相、扭曲相、颠倒相直击人的灵魂,可以引发巨大的震撼。

其次,卡夫卡创作的手法也别具一格。他写灾难、痛苦、焦虑总是采用一种极端冷静的笔触,他好像总是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在旁观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的叙事常常是不动声色的、中性的、冷漠的。诚如詹姆斯所说,他的叙事总是在“但是、然而、不过”的系列中,呈现出肯定与否定的转换;他设置的情景往往神秘、晦涩、充满不确定性;他还常常借用类似寓言的形式,他的动物世界也往往如人间一样充满噩梦和苦难;他的叙事中总是充满悖谬,似非而是,似是而非,但正是在这种悖谬中蕴含了极大的真实;他的故事中包含着多样的象征。不能说这些手法别的作家没有用过,但在卡夫卡笔下,这些手法却被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卡夫卡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荒诞性、悖谬性、神秘性和象征性,产生了复杂多样的意蕴,造就了作品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从而引发了人们从各种流派(例如:存在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和各种视角(犹太文化、性别文化以及家庭伦理、父子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等)所作的读解,然而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没有一个流派或一种视角能够全面诠释卡夫卡,卡夫卡不属于一种流派和视角,而属于所有的流派与视角。

卡夫卡这种令人瞩目的独特品格使他的作品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引来了众多的赞美者与效仿者,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现当代作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托马斯·曼将他的作品归入世界文学的名作之列;黑塞极力推崇他的创造性,认为他预见了伟大的时代变革;纳博科夫称他为最伟大的德语作家;欧茨说他是传奇英雄和圣徒;美国当代著

名批评家布鲁姆将他列入当代西方伟大的经典；另外两名著名批评家德鲁兹和瓜塔里将他看做一种新型文学的典范；许多著名作家表示曾受惠于他。博尔赫斯说自己受惠于他太多，以致自己都不必存在了；马尔克斯学生时代就喜读《变形记》，这对他的创作影响甚大；余华多次谈到卡夫卡对他的影响，称读了《乡村医生》后才明白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有多么大的自由，正是卡夫卡将他从以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正是在读了《乡村医生》之后写成的；宗璞发现卡夫卡为她“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残雪说自己“特别欣赏《城堡》”，对这部作品曾反复阅读，她的不少作品都可以明显显出卡夫卡的痕迹，因而被人称作“中国的卡夫卡”。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库切也十分明确地承认卡夫卡对他的影响之大。我前些日子读了他的几部作品，分明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库切笔下那些不确定的情景、寓言式的结构以及毫无感情色彩的叙事风格，甚至一些人物（如《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中的迈克尔·K）都无疑是 Kafkaesque 的。显而易见，卡夫卡留给世界一笔极其丰厚的遗产，卡夫卡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在写这篇序之前，我刚刚读过福柯的“*What is an Author?*”一文。福氏此文显然是对罗兰·巴尔特“*The Death of the Author*”一文某种意义上的回应。巴尔特说“作者死了”，福柯却大谈作者的功用。福柯在此文中不仅论述了作者功用的四个特征，而且拈出了一类特别的作者。他将这类作者称作“*founders of discursivity*”，即“话语性创立者”。这里的所谓“话语性”，是指话语产生话语的能力与性质，即一种话语产生之后，可以为其它话语的构成提出规则或方法，从而产生新的话语。福柯心目中这样的作者是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他说弗洛伊德不仅是《释梦》这一文本的作者，马克思也不仅是《资本论》这一文本的作者，这两个文本都是奠基性的文本，从它们那里可以产生种种不同的文本，这些文本与奠基性文本既可以是类同的，也可以是差异的，但无论是类同还是差异，它们都与这奠基性文本脱不掉干系。更重要的是，这类奠基性文本的生产能力是无穷的。与话语原创性作者不同，文学的

10 卡夫卡研究

作者所生产的文本却只能是这一个文本,小说家只能是自己所写那部小说文本的作者,而不能是某类话语(如心理分析或社会科学)的作者。小说家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而话语原创性作者的生产能力则是无穷的。

福柯所说的这类话语原创性作者显然都是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在西方除了马克思、弗洛伊德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以及福柯本人,在中国则有孔孟老庄等先秦思想家或者还可以加上程朱陆王等宋明理学家。福柯的这一观点自然有一定道理,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确乎无可估量,他们不仅是某一思想、某一观念的原创者,甚至是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原创者,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某种无穷的话语性的奠基者。但我不能苟同的是,不能将文学家的功能置于思想家之下。当然我指的是古往今来的那些大文学家,在我看来,文学家与思想家具有各自的功能,思想家用观念立言,文学家用形象立言,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指示了文学家创作的基本路经,文学家的形象世界诠释了哲学家的观念世界,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荷马、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乔伊斯、卡夫卡都是这样的文学大家,他们笔下的形象世界诠释、补充了思想家笔下的观念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大家们理应与思想和哲学大家们同列。卡夫卡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他笔下那个我们似曾相识但又觉陌生、疏离的形象世界极其鲜明、极其生动地阐释、补充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种主义乃至老庄笔下深刻复杂的哲学意蕴,其独特的文学品格与精神境界是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与哲学家无法取代的。由此而论,卡夫卡完全有资格成为福柯所谓的那种原创性的,或曰奠基性的作者。

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人开始较多关注卡夫卡至今已近30年光景,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成果,特别是研究性资料《论卡夫卡》(1988)与《卡夫卡全集》(1996)的问世,更引发了国内研究卡夫

卡的热潮,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全面、深入探讨卡夫卡的学术专著尚属罕见。曾艳兵这本《卡夫卡研究》应该是这尚属罕见的研究著作中很有分量的一本。

《卡夫卡研究》不仅对卡夫卡的创作做了总体研究,而且对其重要作品做了分章的专题性探讨,更值得指出的是,它还将比较研究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其中关于同中国文化相关的讨论应该是它的一个亮点。

曾艳兵 2000 年入北师大专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在他提出以卡夫卡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与我商讨的时候,我心中是颇有些犹豫的,原因是,卡夫卡是用德文著述的,不懂德文而要研究卡夫卡,必然为自己预设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但考虑到他对卡夫卡的迷恋与执著,考虑到他在外国文学领域已经有相当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十分丰厚的积累,有良好的理论素养与清醒的问题意识,考虑到卡夫卡批评中的英语资料已经十分完备,而他又具有读解英语资料的能力,因此,我便同意了。但我依然提示他遇到问题多向国内德语界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等先生请教,以便弥补由于语言这一研究工具的不足带来的困难。艳兵放下手头感兴趣的其它题目,格外专注地投入有关卡夫卡的研究,经过一年多心无旁骛的刻苦钻研,他终于提交了一篇质量上乘的有关卡夫卡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也获得了叶廷芳先生的首肯。

毕业数年来,曾艳兵已经出版了有关后现代的专著,同时也对他的博士论文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与修改。现在这本《卡夫卡研究》无疑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在这部专著即将付梓的时候,作为他的导师和朋友,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也期待他将有更扎实、更光彩的学术成果问世。艳兵勉之。

2008 年 7 月 4 日

草于京师园一得堂

目 录

序一 叶廷芳	1
序二 刘象愚	6
题记	1
导言	3
第一章 无家可归的异乡人	
——卡夫卡的“归属”问题	22
一、无所归属	22
二、无处不“归属”	28
三、超越“归属”	32
第二章 卡住了吗？	
——论卡夫卡创作的思想特征	35
一、一切都卡住了	35
二、“每一个障碍摧毁了我”	38
三、自由之路	50
第三章 一个捏着生命痛处的寓言	
——卡夫卡小说的基本特征	53
一、卡夫卡的寓言世界	53
二、跟随寓言，成为寓言	57
三、从象征到寓言	60
第四章 “耗子王国”的歌手	
——论卡夫卡与犹太文化的关系	66

2 卡夫卡研究

一、“脚踏坚实的土地”	67
二、“裸体”漂泊在异乡	77
三、“手挽着手”的阐释	88
第五章 “从摇篮里抱走了别人的孩子”	
——论卡夫卡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99
一、“生与死之间的抉择”	100
二、在绳索上跳舞	106
三、语言的“城堡”	112
第六章 失去谜底的谜语	
——卡夫卡创作中的后现代特征	118
一、不确定性原则与特征	119
二、延异与延缓	124
三、语言的危机与焦虑	129
第七章 闭上眼睛的图像	
——论《美国》	132
一、《美国》与美国	133
二、《美国》与狄更斯	137
三、《美国》与卡夫卡	141
第八章 法门内外	
——论《诉讼》	145
一、自我控告	146
二、社会控告	152
三、宗教控告	157
第九章 对抗与消解	
——论《城堡》	163
一、失重的悲剧与尴尬的喜剧	164
二、幻想的真实与真实的噩梦	167

三、形而上的疼痛与疼痛的游戏	170
第十章 为何变形？	
——论《变形记》	176
一、童年的记忆	178
二、成年的焦虑	183
三、爱的困惑	188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的叙述策略	
——论《判决》	192
一、“身心开放”的写作	192
二、悖论式的叙述方法	195
第十二章 作为颠覆性阅读的创作	
——论卡夫卡的三篇小小说	205
一、《塞壬的沉默》：消解经典	205
二、《城徽》：重建“通天塔”	214
三、《一道圣旨》：现代寓言	219
第十三章 冬天里迈出的第一个舞步	
——论《一次战斗纪实》	226
一、遥望中国	227
二、描绘中国	232
三、跨越中国	239
第十四章 跨文化语境中的万里长城	
——论《万里长城建造时》	245
一、文本中的“万里长城”	245
二、历史性的“万里长城”	252
三、跨文化的“万里长城”	259
第十五章 来自中国的古老手稿	
——论《往事一页》	264